

SHANBEI HONGJUN ZHENGZHAN JISHI

冯 捷 著

# 陕北红军

征战纪实

红军征战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红军征战卷

# 陕北红军征战纪实

冯 捷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北红军征战纪实/冯捷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1465-6

I . 陕… II . 冯… III .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613 号

## 书 名：陕北红军征战纪实

---

作 者：冯 捷

责任编辑：张良村

装帧设计：王 旭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E - mail：jfwycbs@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13 千

印 张：9.25

印 数：1—5000

版 次：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465-6/I·1169

定 价：19.00

后来者有谁知晓 有谁知晓  
辉煌壮丽的长征曾步履维艰  
哪里的山水庇护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  
谁家的灶火肯为六千饥肠点燃  
围追堵截 饥寒交迫 九死一生时节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四顾茫然  
一张旧报纸 为越过万水千山后  
走投无路的队伍铺平坦途  
一群扎白羊肚子手巾的汉子  
毛眼眼的婆姨  
在崖畔上凿出窑洞——  
这中国革命新的家园  
从此我们知道了：  
陕北有个刘志丹  
从此后许多人终生  
吟唱信天游 惦念着小米饭

.....

# 目 录

<b>第一章 西北第一枪</b>	1
这是共产党领导下打响的第一枪，她对西北，乃至中国的红色革命意味深长。	
<b>第二章 会 面</b>	43
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刘、谢的握手，把黄山坳中的两块红色风景握在了一起。	
<b>第三章 子午岭</b>	72
子午岭并不重要，但子午岭发生的这一次拼杀，对西北红军却举足轻重。它能打了，也敢打了。	
<b>第四章 三把火炬</b>	98
三把火炬聚集在黄山坳中，使红军力量更加壮大。当然，成分也就更为复杂。然而，只要干柴火，遇上火星星，就会燃烧不止。	

# 目 录

<b>第五章  诘      难</b>	120
红色的革命被不知革命的人左右了， 刘、谢从马背上先后落马。	
<b>第六章  在废墟上燃烧</b>	139
红色无法抹去。即使在废墟中也会燃 烧得亮丽。	
<b>第七章  整      军</b>	144
为什么总有忧愁？那是你心中没有绿 洲。为什么地上总有阴影，那是你走路老 低着头。	
这支队伍正向正规化迈进。	
<b>第八章  又一面红旗</b>	162
红二十七军的诞生，使黄山坳中出现 了又一片红色的风景。	
<b>第九章  哭 “青天”</b>	173
人不能言语，天饮泣。在这“红色” 的黄土高坡上，天降素缟，大雪哭子长。	
<b>第十章  十五军团</b>	192
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的会合，使西北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西北，西北红军成为整 个红军的一部分。	

# 目 录

## 第十一章 毛泽东 刘志丹 215

毛泽东的出现是历史的巧合吗？如果没有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出现，历史将会怎样演绎她后来的壮丽。

毛泽东在陕北出现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救了一个刘志丹。

## 第十二章 东 征 232

志丹在东征中牺牲了。他不该死得这么年轻，他率领的队伍正长着羽毛。

他咋走得这么匆匆，就一去不再回头

.....

## 附录： 245

刘志丹年谱 245

谢子长年谱 254

二十六军大事记 257

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

会师组成十五军团大事记 274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大事记 277

位今天被人们几乎神化了的高个子湖南人毛泽东再一次站立了出来。他与他的同志们一起站了出来，用实际行动宣布了他们对反革命屠杀的回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震撼着中华大地。党的“八七”会议像一枚催熟丸，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夏明翰在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郭亮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坚信，革命者是杀不绝的。那么，让我们不妨把目光朝前聚焦推到14年后，提前饱览一下1941年的那个春日的毛泽东站在窑洞前，沐浴着陕北高原如洗的阳光，说出的现在看来是深刻道出了当时历史本相，却被人当成《天方夜谭》来听的一句话：“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而且，一轮红日一旦升起，就燎原了整个中华大地，直到今天，乃至永远。

然而，秋收起义时期的毛泽东当时绝不会想到，他所以敢于发表这样的宣言，凭借的竟是那么一片贫瘠的黄土地，这片土地热情接纳了一支身经百战、跋涉两万五千里远程的褴褛的队伍。他会和一群扎白羊肚子手巾的汉子、毛眼眼的婆姨们在崖畔畔上凿出窑洞——中国革命的新家园。他也不会想到他的将士们人人将吟唱信天游，个个惦念小米饭，一住便是十三年。这片黄土地是那样干涩、贫穷，她早已像一个饱经忧患、满目疮痍的穷妇人，被天灾人祸蹂躏得体无完肤。我们不妨略费些笔墨，给她画一幅成为摇篮前的风景画。

这个原名叫肤施（现称延安）的地方就位于黄土高原的中部，地理学家称之为“陇东、陕北高原”的地区。这里是典型的

黄土高原地带，其范围，东以黄河与山西分界，西至六盘山东麓，南到渭河北山，北面是浩瀚的毛乌素沙漠。整个高原以陕北为中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约1000米，最高处达2400米。由于黄土颗粒极细，土层深厚，质地疏松，植被覆盖差，降水稀少而集中多暴雨，所以，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每逢大雨，黄流乱注，奔腾如蛟龙。地表被水切割成支离破碎的梁、峁、丘陵，千沟万壑，七弯八岔，很少有较大面积的冲积平原，这里的人们生活极端困苦。有一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23岁时，以为自己像个冒险家，来到中国寻找“东方魅力”。那次的西北之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而活活饿毙。他把那一段经历叫“噩梦般”的时日。“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因为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他眼前活活饿死。他就在一本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是这样客观的描写的：

“……这种景象真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斯诺还说：“……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伎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

其实，辛亥革命以后的陕北，即为地方军阀井岳秀一人所统治。为了把事情说得清楚，我们又不得不把井岳秀作一番介绍。此人陕西蒲城人，原是国民党陕西陆军第九混成旅陈树藩部的一个工兵营长。1913年9月，井率部第一次来到陕北，镇压了几

处“神团”反抗割烟苗的斗争后，旋即返回关中。1916年冬，已升任步兵团长的井岳秀，再次率部进入陕北。1917年5月，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井为陕北镇守使，驻防榆林。从此，陕北成了井岳秀的地盘，开始了他统治陕北的生涯。以后，历经吴佩孚、段祺瑞、冯玉祥册封，迭次升迁，由团长而旅长而师长。1933年，蒋介石任命他为陆军第八十六师师长，后升任二十二军军长。尽管数易其主，步步高升，但他始终不挪窝，陕北自始至终就自然成了他的独立王国。直到1936年春，因手枪走火毙命，他整整做了20年的陕北土皇帝。在他的统治下，陕北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群众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那么，井岳秀又何以愿意守着陕北这块贫瘠的荒土呢？因为，再贫穷的土壤里只要用种子和大于它无数倍的血汗浇灌也会产出吃食的。陕北同时又是生产小米、糜子、高粱、玉米、小麦、荞麦、土豆、白菜、萝卜及多种豆类杂粮的地土，也是羊、牛、毛驴存生的地方。所以，井岳秀借手中的武装并把持政权，向各县委派县长、警察局长、税收官员、民团头目，设立监狱，与地主绅士沆瀣一气，对人民实行严密的封建军事统治。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不仅毫无民主权利可言，就连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常常无辜被捆绑，遭毒打，受监禁，甚至被杀害。经济上，备受盘剥，除了正税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大烟税、印花税、牲口税、畜屠宰税、羊税、白地捐（强迫种植鸦片，不种也得缴纳捐款），还有什么开拔费、年节费等等。

另者，土匪横行，是人民群众的又一大患。西北地区人烟稀少，沟深林密，正是土匪藏匿和出没之地。

这些土匪往往又被军阀利用，有的还转化成了军阀。兵匪勾结，残害百姓，更加深了人民群众的痛苦。

正如一首民歌中这样唱道：

前川里糜子后川里谷，  
六个月无雨禾苗苦，  
千石板上栽葱扎不下眼，  
老财逼租心真狠。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  
吃糠咽菜一辈子穷，  
东山日出西山落，  
挣死挣活没法活。

.....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埃德加·斯诺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他愤怒地挥着拳头，又无奈地耸耸肩膀，他觉得：“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就像又一个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起初不明白毛泽东们为什么一到陕北就像找到了家门，“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一样，索尔兹伯里也耸耸肩，摊开两只大手，笑说：“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一年，而是住许多年。毛在吴起镇也只停留了3天，在那里却直到1947年1月10日，这10年是革命的酝酿时期（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10年）。”

其实，这又是一个简单得胜于任何雄辩的真理：哪里有压

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贫苦群众，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为了求得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了。他们常常自发地组织起来，同反动的军阀官府、豪绅地主作斗争。早在 1914 年，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知事采纳恶棍赵国安的计谋，设立“羊圈税”，按养羊户的羊圈清点羊只数目，每只羊收税 6 个铜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人们拥向县衙，剜掉了赵国安的双眼，迫使县知事取消了“羊圈税”；同年，张九才领着农民三四十人杀了县知事，分了土豪劣绅的一些财物；还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李自成就出在此地。当然，这些手持锄、耙、铲、钗的农民们由于他们的斗争都是盲目自发的，骤起骤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又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只为了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最终还是失败了。然而，后来在这块黄土地上所演义的故事，所发生的具有史诗般壮美、丰厚的率直的故事，不但令中国人叫绝，连斯诺也不得不折服，他真诚万分地向世界人民宣布：“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他强调：“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做希望和自由的象征。”至于索尔兹伯里就更一目了然地点出了一个人，“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是他“突破重重包围回到了陕北，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重建了二十六军……”“到 1934 年，他在陕北已经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包括了 20 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共有 5000 人。”毛泽东也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陕北的男女老少更是无人不晓，他们亲切地叫他老刘，自豪地用他们最为亲切而质朴的信天游歌唱他——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

我那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当红军的哥哥跟的是刘志丹。

说到刘志丹，话题就太多太长，当 1927 年 10 月 12 日，我党在陕北打响第一枪时，刘志丹正被追随蒋介石反共的冯玉祥实行“清党”，与 20 余名共产党员一起在豫陕押送出境。据说这个叫“礼送出境”的内幕，实则是冯玉祥想借湖北军阀之手杀了刘志丹等人，所以，才把他们从武威用一列闷罐子车送往湖北。然而，天王有眼，神灵相助。火车途经一个小站时，随着天空一声炸雷，顿时乌云翻滚，倾盆大雨瓢泼而下，小火车身患“暴病”，戛然瘫痪。在那血腥恐怖的时期，人心阴冷之极，突然间被响雷炸醒，车站上人声枪鸣，狼烟四起。刘志丹等人赶快四下出逃。有人说他是钻爬在火车底下挤出身体的；也有人推测他趁人乱马翻时，脱去外衣溜出的；甚至人们带有感情色彩地企盼，老刘一生最爱人民，是除去衣帽搀扶一位大娘提着包袱出站的。不管是传说也好，推测也罢，刘志丹命大逃过了这次劫难。后来，党派他去了上海，尔后，返回陕北。

其时，党在陕北打响第一枪时，另外一个和刘志丹齐名的传奇人物像火星一样闪亮在天空。他的名字叫谢子长，陕北的人民唤他“谢青天”。同样，村民们用他们最能抒发生活中的思虑、积怨、恩德、追求和向往的信天游来念唱着谢子长——

豌豆开花结龙头，  
十八九开始交朋友。  
高粱地里带豇豆，  
为照哥哥踩下一条路。

芦花公鸡飞过墙，  
我把哥哥照过梁。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  
三年二年忘不了你。  
有朝一日见了面，  
知心的话儿都拉遍。

那么，谢子长又是怎样在陕北这块黄山坳中受共产党的领导  
下打响的第一枪呢？

## 二

送走了石谦，谢子长与唐澍、李象九对在突变的形势下应采  
取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决定：由唐澍回西安向陕甘区党委请示汇  
报，子长和李象九加强连队的军事训练，严阵以待，准备应付突  
然事变。

谁知不到一个时辰，石谦被害的噩耗传来。使谢子长不得不  
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他已经感到形势越来越严峻，若不赶快行  
动，恐怕井岳秀会把我党埋下的种子一粒一粒地敲碎而达到消灭  
之。

石谦，原是井岳秀部的一个连长，驻防清涧、安定一带。因  
为脚跛，人称“石拐子”。1927年秋，石谦升任团长，到处招兵  
买马，扩充部队。绥德党组织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李象九与石谦  
交往甚密，又是同乡关系，派李打入石谦部。9月，李象九被任  
命为连长，组建第三连。在谢子长的帮助下，招收了一批比较进  
步的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入伍，称为“学兵连”。不久，谢子长

所带的民团也加入石谦部，编为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党为了进一步掌握石谦部队，从绥德四师、榆林中学等地抽调了一批党团员充实连队，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团员，建立了党团组织。1927年初，石谦团改为旅，石任旅长，下辖3个营共13个连，李象九升任营长。这时，像借鸡孵蛋一样，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共产党的核儿一天天似滚雪球样地长大着。在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影响下，石谦本人对革命的态度，也由观望、等待，到宽容、同情。后来，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的影响，使得石谦很快接受了我党的建议：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通过这次集训，确实使石谦和大部分官兵真正地从内心里倾向革命，部队面貌也焕然一新。可就在这节骨眼上，随着蒋介石的翻脸不认人，冯玉祥开始反共，井岳秀也就积极追随，大肆镇压陕北的革命运动。他下令封闭绥德四师和延安中学，开除榆中进步学生。各地的农协、工会等革命团体被迫解散，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遭到逮捕和杀戮。尤其成为他心腹之患的，便是我党在石谦部的革命活动以及石旅官兵的“赤化”。对于这点，井岳秀又恨又怕，一直在寻找杀机。靶子就不偏不倚地选在石谦头上了。

凉飕飕的秋风卷着枯枝落叶在原野上呼号着，四处显示一派凄索的秋冷。耿直侠义的石谦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清世事为啥会如此变幻莫测的，蒋总司令咋说变就变了脸，一下子大开杀戒？井司令咋就那么灵醒，马上一翻掌心给他送来一封密令，要秘密处决谢子长、唐澍和李象九？这消息如同五雷贯顶，把骑在马上的石谦搞得壅蔽难奈。他想：我石谦做人最信奉的是“义气”二字，谢子长和李象九为我石某人冲锋陷阵，立了功，争了面子，赢得了井司令的几次嘉奖，我能忘记吗？那次南下攻打澄县，自己被敌围困，眼看就要当俘虏，要不是子长率部解救，自己不早

完蛋了？再说谢子长、李象九平日里待自己一片真诚，咱不能撇开这“情义”二字，去做那不仁不义的事，不能，决不能！可是，这是井司令的命令呀！细想起来，老井待咱也不薄，自收编以来，连连提拔，委以重用。我石谦能有今天，能忘了司令吗？当然不能。人，当以知恩图报，我石谦这辈子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报答司令的恩惠呀。可是，这密令咋个办？哎，一个萝卜两头切，难哪！嗯，也许司令对子长和象九这些人并不了解，只是听了别人的谗言，我要亲赴榆林，向司令说明：谢子长、李象九和唐澍都是勇敢之将，不可妄杀。他甚至满怀把握地相信只要井司令了解了真情，就会收回密令的。石谦也真是个憨直的主儿。不过，他更可爱的是，他并没忘记把这件事去告诉谢子长和李象九他们。同时也想，跟他们商议商议，看是否能找个两全之策。

没等石谦从马上跃下，谢子长、李象九和唐澍已在十二连连部门前等候。石谦踏进连部，还未坐稳，就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那封密令放在桌子上。“请大家看吧！”说完，拿起烟袋“吧嗒吧嗒”吸起烟来。

子长拆开信，李象九和唐澍也凑过去，三人一起看到的是：

益斋见信如面：

顷接上峰旨意，“剿灭乱党，格杀勿论。”据悉，你旅以谢子长、李象九、唐澍为首的共产分子，宣传赤化，造谣惑众，危害治安，甚为激烈，实为军纪不容。望以党国为重，迅即设法除之，以绝后患。则我军幸矣！你我幸矣！切切此意。

井岳秀

他们看完信，相互对视了一下。李象九转身一拳砸在桌子

上，愤愤地骂起井岳秀“可耻！”唐澍双臂环抱在胸前，盯着墙壁不言语；子长沉思了一会，自从“四·一二”大屠杀开始，他就料到井岳秀不会放过他们的。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加强了对石谦的争取工作。他也清楚，虽然目前把石旅的武装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可石谦今天能把井岳秀的密令亲自送给他们，这说明他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至于石谦能不能完全脱离井岳秀，还没有把握，他想再努力争取一下。

谢子长问道：“旅长，你准备怎么办？”

石谦转过身，轻松地说：“我去榆林，给司令陈言……”

唐澍打断石谦的话：“使不得，你去榆林，只能是自投罗网。”

“哎！”石谦解释道，“司令请我去榆林为他祝寿，我正好借这个机会，亲自向他说明我不执行他的命令的原委，请求他收回成命。”

谢子长看着石谦诚恳地说：“旅长，不能去！唐澍说得有道理。你此次去榆林，如果不提着我们三人的脑袋，肯定是凶多吉少。

石谦想了想，为难地皱起眉头，说道：“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没执行命令，就得前去请罪。至于后果嘛？我也考虑过咧，大不了把我的官撤了，我再回家种田。这总比背信弃义，杀害朋友让世人永远唾骂强吧！”

他们三人面面相觑，李象九说：“不行啊，问题恐怕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

石谦并不这样认为， he 觉得：“我这样做也是为他司令好，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子长见石谦对井岳秀是抱有幻想，便想苦口婆心地劝导下去。

石谦却反而强调：“他是让我去祝寿，我若不去，他不是更